

浙江文叢

# 王禕集

〔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浙江文叢

# 王禕集

〔中冊〕

〔明〕王 禕 著 顏慶餘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#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

鄱陽三臺劉傑編輯

廬陵銅溪劉同校正

記

## 婺州新城記

至正十四年七月十有五日，婺州新築羅城成，總管陳侯使以狀來，俾書其實，用紀成績。按圖志，婺在吳爲東陽郡，梁改爲金華郡，隋開皇九年乃易置婺州，而城之肇建，莫詳所自。宋宣和四年，知州事范之才嘗重築之，逮今二百有三十年，圯壞弗葺，殆非一日。我國家誕受天命，奄有四海，際天開宇，極地闢疆，混一之盛，亘古所無。世祖皇帝念創造之難，懲攻取之勞，以爲天下既已一家，郡國城郭無所於用，而衆建省闢以作蕃翰，天下勢如運諸掌，隱然泰山盤石之安，天險所設，規模宏遠矣。然而晏安無虞，爲日滋久，爰自比歲，中區俶擾，所在郡國，民訛不寧。於是江浙行中書省議謂，預備不虞，國之善政，城郭復建，於今爲宜。下其事列郡，令相其便利而講行興築之政焉。

婺於浙東，今爲上路，後枕山阜，前臨溪流，最爲形勝，而肅政廉訪司實治於茲。副使伯嘉

訥公與其僚屬議，咸謂有備斯可以無患，此古之良圖，今之切務。乃屬陳侯亟遵省檄，以謀興作，而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。乃略基址，揣厚薄，集所屬州縣長吏躬役，要以同物力之度程。而副使公復選奏差錢元、處州總管府判官葉琛，總視其役，察其勉與不勉者，而經畫勸相之。舊城周十里，基三丈，面廣三之一，而高倍其面。至是綿亘悉仍乎舊，以丈計者一千四百七十有九，其高二丈，基之厚與面之廣皆二丈有二尺。以今昔之度準之，有增而無減。外包密石而實土其中，土居其厚僅三之一。上累甃爲女牆，下甃石爲道，皆與城相周迴。舊有門十一，後窒其四而存其七，東曰赤松，南曰八詠，曰清波，曰長仙，曰通遠，西曰朝天，北曰旌孝，今仍爲七門。其上皆架屋爲飛觀，以謹候望，而朝天、旌孝各環以甕城。版甍並興，雉堞崛起。庀事於閏三月二十有六日，爲日一百有七，而遂訖工。其費一出於民。凡民有田苗米十石以上者，必來隸役，其不及十石，則出錢以爲助。蓋由陳侯躬勞率下，悅以使人，而州縣長吏盡心殫力，以承其志。上有風紀之司，爲之倚重，所選總視其役者，又精知周慮，足以綜理之。以故執役不煩，而民不敢愛其力，量功命日，不愆於素，百年之蹟，指顧而還。於以待不常之虞而永爲國家之保障，豈徒區畫封表，備侯邦之制而已乎。

是故《春秋》之法，興作常事或不書，至於土功，必謹書之，重民力也。是役也，於制爲合義，於時爲得宜，用民之力雖悉而民不告病，是其不可以不書。陳侯名以實，以太中大夫居今官，在任六年，政効昭著，有足稱者。州縣長吏受役要者，蘭溪知州唐棣、金華尹徐允益、義烏

尹周思奉、浦江尹蕭文質、東陽丞蔣受益、永康主簿李煦、武義主簿陳以威、權錄事司浦江主簿暗都刺〔一〕。以郡僚主治文墨，書其役要者，提控案牘兼照磨孫彌德也。

### 校勘記

〔一〕『暗都刺』，《四庫全書》本作『溫都爾』。

### 鄭氏義門碑後記

至正十二年二月，詔拜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爾〔二〕榮祿公、中書平章政事，行省江浙。三月至鎮，聞屬郡婺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，朝廷嘗旌表焉，乃手書『一門尚義，九世同居』八大字遺之。方是時，中區俶擾，列郡繹騷，公以宿望舊勞，特被眷倚，承制行事，以任藩屏之寄，軍旅之殷劇，財用之匱乏，調度經營，日不暇給，宜若於禮文之事，有所未遑。而當節鉞出鎮之始，首託翰墨，以假寵於鄭氏之門。蓋方岳大臣厥寄非一，扶世導民，興化善俗，是亦國政之所當先者也。何者？冢宰所降之德，司徒所教之倫，即民所秉之彝也，而必待上之人有以開牖勸飭之，而後興起於爲善，所謂輔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從而振德之。況今方岳賜履所及，提封數千里，非可以家喻而戶曉。夫因一家之善而彰顯之，以風厲乎遐邇，使知一國之仁讓，權輿於一家，豈非公之盛心乎。昔者畢公受命，保釐東郊，爲政實先於旌別淑慝，即其善者，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，故民莫不知慕而爲善不懈。今公之於鄭氏，所以彰顯之者，不猶畢公之

爲政者哉！公，蒙古人，博學而性剛正，仕延祐末、天曆初，兩遇貶黜，愈黜而名愈著。迨今上親任舊人，遂見大用。頃公勸講帷幄，鄭氏諸孫濤實從事爲檢討，於公有僚屬之好，謂公之爲惠甚大，不可不圖以昭其賜。爰謀於家長，摹勒此碑，而俾禕志其下方如此云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月祿帖木爾』，《四庫全書》本作『伊埒特穆爾』。

蕭然山堂記

蕭然山在蕭山縣西一里，縣蓋倚山以爲治也。縣初名永興，晉許玄度隱居山下，嘗憑林築室，謂有蕭然之致，故山名蕭然，而其後遂名縣曰蕭山。是山以人而爲名，縣又因山以得名也。山從西南來，其勢磅礴，若不可遏，而將北趨，忽斷而復起，爲北幹山。既乃折而東走，蜿蜒行數十里，爲龕山，至海而止。其將折而東也，山有支阜，隱然南下，若回顧蕭然者，望縣治不三四里，而近相地形者，以其風氣之所會，稱爲吉壤。縣人任氏兄弟即其地，爲親之樂丘，而構堂其旁，因俾諸子元禮讀書其間焉。括蒼劉先生名之曰蕭然山堂，蓋以謂蕭然者縣之望，而斯堂之成又攬乎蕭然之勝也。予聞盛氏在蕭山爲著姓，其親高年有隱德，而兄弟事之盡孝，以馴行稱於鄉。及其諸子如元禮者，又好學，授經於名師，處家庭間，循循而謹飭。一門三世，孝友之習藹如也。想其歲時父兄子弟來止於斯，愉愉怡怡，左右順適。凡鄉之人，慕任氏之盛而悠然

啓其孝弟之心，則其善不獨著於一家，而且形於一鄉矣。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近，則及人者益廣矣。又推而久之，則不獨化及其人，將見草木之生於堂下者，有駢枝而連理也，群鳥之翔集其間者，不爭巢而棲，不擇子而哺也。吾見斯堂不徒攬乎蕭然之勝，而能繫夫蕭山俗化之美者，茲其權輿矣。至正乙未之夏，予道由蕭山，元禮邀予登斯堂。先是，劉先生嘗爲之記，而元禮又屬予一言之，以志斯堂之意。元禮辱與予爲友，誼不得辭，故予復爲之記焉。

### 好古齋記

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，嘗自以爲所學者古之道，非古之道非所以爲好也。因名其齋曰好古，而求予言記之。古之聖賢莫有盛於孔子者矣，而孔子之言有曰：『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』又曰：『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』是則好古云者，雖以孔子之聖而猶加之意焉，而況於爲學者哉。且人之生，氣稟固不同，自上智之資，生而知之之質，其義理之精微者，或可求諸心而默識，至於禮樂之名物，古今之事變，未有不徵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也。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《春秋》，因伏羲、文王、周公之卦爻而贊《易》，以及《詩》、《書》之刪，《禮》、《樂》之定，悉有所依據而論次焉，皆傳先王之舊，而未嘗有所自作。所謂『信而好古』，『好古，敏而求之者』，夫豈故爲謙辭哉。《商書》曰：『學于古訓，乃有獲。』《周詩》曰：『古訓是式。』夫舍古訓而不徵，而徒以己見臆說自是者，聖人所不敢，況於學者，顧可不知



所當務乎。在《易》，艮上乾下之卦，其象曰：『君子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』夫前言往行而多識者，即好古之謂，而畜其德，則其所有事焉者也。今仲圭之爲學，亦既知古之足以爲好矣，苟能充其所好而有所事焉，則所謂聖賢可學而至者，夫豈我欺哉！予與仲圭爲友有年，故因其志之所存，推是說以告之。仲圭之伯氏伯圭尤好學，其亦以爲然否乎。

### 思報堂記

寧國袁謙子謂其友王禕氏曰：『吾食君之祿而以養吾親，君親之恩，思有以報之，未能也。吾聞之，無親無生，無君無以生，君親之恩，將若之何而報之也？吾朝夕以思不敢忘，因名吾堂曰思報。子尚有以教我乎哉？』王禕氏對曰：『噫！善如是之問也。君親之譬猶天也。《詩》不有云乎：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」天莫之報也，爲臣子者，夫亦求盡其分焉耳。是故忠者盡爲臣之分之謂也，孝者盡爲子之分之謂也，忠孝盡則臣子之分盡。故曰君父、人倫之本，忠孝、人子之大節，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，惟忠與孝其庶幾以報夫君親者乎？雖然，世之言曰「爲忠孝者不兩全」，夫豈然哉？臣子之道一也，豈有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哉？是故以其私則兩害，以其義則兩得。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，則將死之乎？抑否乎？亦曰身從其居，志從其義而已。吾身居於君所而君難及，則號泣以死請曰：「吾非忘事親也，君不可以棄，吾其敢以不死，可死則死之，其幸而不死，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。」君有難而吾身居親所，吾

將赴而救之，而親不可以舍也，則號泣而呼曰：「吾非忘吾君也，有親在，吾不忍以即死，其不幸而親死，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。」是之謂身從其居，志從其義也。古之知孝者莫如舜，知義者莫如孔、孟，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，使其不幸而遭焉，其亦如是而已矣。世顧以爲爲忠孝者不兩全，夫豈然哉！』袁謙子於是再拜謝曰：『美哉乎，子之言忠孝也！吾曷敢不思而行之，以報吾所當報。雖然，豈獨予哉，天下後世將子之言以爲訓。』蓋書諸簡以遺予，因以記吾堂也。』遂記之。

### 南溪堰記

東陽縣西南二十里，其地曰橫城。水出諸谷間，合爲一流。南行二里許，曰南溪。溪之流不能常，遇暴雨輒泛溢，稍旱則易涸，蓋由其源淺而勢又下也。並溪之民舊累石爲堰以壅水，田之受堰水者，皆爲沃壤，而堰常廢不治。至元間，鄉之大姓建昌主簿蔣君，嘗因其舊而治之，不久復廢。泰定初，建昌之孫若晦甫又相其勢之所宜，鑿鉅石，重治之，即其旁濬渠，行堰水以灌溉，并割田與居民之謹愿者，使之守。然亦不能久而不廢也。廢且二十年，爲至正十三年，若晦之族子顯仁復繼先緒而大治之。先是，堰側之隄，因故土而傅以石，故水湍悍，每善崩，又渠不能深廣，水所及因不遠。至是隄表裏皆石爲之，而石視昔尤鉅，置牐兩隄間，以時其蓄泄，使水之盈縮常與牐等，且闢渠深廣悉倍舊，水行渠中，使多而不絕。其爲力甚勤，而其績庶幾

可永久者矣。其用工以日計者三百六十二，費錢以緡計者六百七十五。凡田之受水者，各出錢爲助，且與有田者定其約束，以止侵爭。仍其舊名，曰通濟。堰既成，人莫不以爲利。而是歲大旱，獨南溪之田無害也。嗟乎！水之爲利博矣。自井牧溝洫之法壞，而世以旱乾水溢委之天，謂人力爲無預。然稽之史牒，其能興水利以足食而富民者，不可勝道，則水利者果爲政者所可後乎。故茲堰之成，雖其事已微而爲較然。顯仁一介之士，非有當爲之責，乃能聳善扶誼，汲汲焉致力於此，是亦可嘉也已。故予爲之書，以紀其勤，且告以鄉之人，而諭諸爲政者焉。

### 章氏祠堂記

龍泉望章氏，章氏之祠有曰標慶菴者，太傅府君及夫人郡君，下逮都官、大將二府君之祠，皆在焉。初，章氏建之浦城人，太傅諱仔鉤，居鄉有行義，五季之亂，受知閩王審知，因授節鉞，屯兵其境，以拒南唐。仕爲校檢太傅、高州刺史、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。歿，謚忠顯。夫人練氏賢而有識，封渤海郡君。南唐兵圍建，夫人時居圍城中，唐將王建封者，故隸太傅部下，有罪當誅，夫人言於太傅而釋之。及城陷，將屠其民，建封首物色夫人，以禮見，聽夫人一言而止。厥有子十五人，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。三世爲都官郎中諱重，嘗獵於處之龍泉，至西寧鄉，愛其山水明秀，因家焉。是爲龍泉章氏之所祖。又三世爲大將舍人諱公傑，生五子，其後

最繁衍，則今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。其第三子世安，始即大將墓側爲祠堂，以祀太傅，而以都官、大將祔焉。祠之建且四百年，中更變故，廢弛既甚，而大將十二世孫溢今乃重修之。隆其棟宇，固其垣墉，靡缺弗完，靡仆弗起，內外規制雖仍其舊，而功則倍於作者。先是，制祭有田，多湮沒不存。溢捐已貲，悉更而復之，爲畝若干。菴前曠土，墾以爲田，爲畝又若干。計其所入，總得穀若干石，烝嘗之需，營繕之費，皆於是取給。自都官而下，十世兆域咸在西寧，舊有祭田，悉亦無存者。溢與兄漳各割私田總若干畝，別儲其人菴中，以供祀事。凡族人，無賤貴，歲立春、寒食，相率會祠下，祭畢而燕，長幼之序，秩然有倫。既又立爲條約，所以圖其久遠者，甚詳密而周備也。

蓋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有廟，而廟立於其家，其祖以昭穆序，而有易世不遷者，有繼世而祧者。其祭則有酢、有厭、有嘏、有嘏、有綏、有旅，而非同宗同族不得以與祭。故同氣之祀則立同氣之尸焉。至於後世，乃有即墓以祀，因而建立祠事者，又其所祀不必皆不遷不祧之祖，是殆禮之以義起者也。今章氏以太傅與夫人之盛德，固宜百世祀，而都官、大將又有不得而祧者，則因墓之近，立祠以祀，使同宗同族之人世世奉嘗，皆得以敦同氣之義，致奉先之敬，謂爲以義起禮，有合於變之正非歟。然而祭必有田，無田則不得以爲祭。章氏之有祭田，今既得以備春秋之事，守而勿墜，固所深望於後人者也。《楚茨》之首章曰：『我倉既盈，我庾維億。以爲酒食，以享以祀。以孚以侑，以介景福。』章氏於斯報本而追遠，有以承先人之委祉矣。其卒章曰：

『子子孫孫，勿替引之。』後之人尚思繼志述事於無窮哉。請以詩人之辭，刻諸麗牲之石，而祭田有目，具列於石陰云。

### 處善堂記

南昌楊君克安家世以篤厚稱，君異時仕，嘗佐名州，帥大閫，奕奕有聲譽，而被服儒雅，粹然君子人也。其所居之堂，扁曰處善，間來求予文以記之。嗚呼！乾道變化，繼之者善，成之者性，蓋善立於性，命於善<sup>(一)</sup>，是理之具於吾心者，何其純於善而不雜也。是故率是而充之，無爲其所不爲，無欲其所不欲，何往而非善哉！然而君子爲善，惟日不足，一日之中，非必皆與物接也，何如其可謂善，又何如其爲之。夫亦曰吾知循理盡分而已耳。不敢侮於人，所以不自侮也；不敢欺於人，所以不自欺也。侮焉欺焉，於人奚所加損，而一念之萌，敗德亂常，所喪固在我矣。不自侮，不自欺，所以持吾敬也。持吾敬，即所以循理盡分而充乎是心之善者也。且舜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游，顏子在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豈必皆與物接哉，而世之稱爲善者，必曰舜、顏焉，殆亦推其是心而論之耳。今克安之居於斯也，惟日孳孳，惟善之是處，充是心焉，雖至於舜、顏可也。考之於經，有曰『作善降之百祥』，有曰『積善之家，必餘慶』。作之積之，夫皆即是心而充之，事所當事，初曷有計功蘄獲之心，而祥慶之臻有不期而自至。至是則身之所處，無乎非善，而與善爲無間矣。大抵爲善與不善，惟家人爲不可欺。夫苟



處善於家，聲孚而氣感，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婦婦，無不循乎理而盡其分，則閨門之內，已日由於吉祥而何慶如之。是心之傳，流及苗裔，固有可得而徵者矣。嗚呼！君子處善之効，其言可誣也哉。是庸誦予所聞，書以遺克安，因請揭之以爲記。

### 校勘記

〔一〕『蓋善立於性，命於善』二句，文意不甚通順，疑有脫誤。按此文多處襲用魏了翁《積善堂記》，魏文此二句作『善立於性，性命於善』。此處似應據補一『性』字。又附魏文相關段落如下。

魏了翁《積善堂記》：『吉人爲善，惟日不足。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。夫自朝至冥，非必盡與物接，何如其可謂善，又何如其爲之也。舜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。顏子在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此豈有酬酢事變濟時及物之功，世之稱善者必曰舜、顏。嗚呼！吾之所謂善，其諸異乎異端之謂善與。乾道變化，繼之者善，成之者性，蓋善立於性，性命於善也。』『吾知循理盡分而爲之，他人何與焉。不敢侮於人，所以自敬也；不敢欺於人，所以自明也。欺焉侮焉，人無加損，而是心之萌，敗德亂常，所喪固在我矣。』又況人之言行或誠或僞，或公或私，惟家人爲不可欺。夫使刑善於家，聲孚氣感，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婦婦，無不各盡其分焉，則吾閨門之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，其何慶如之。是心之傳，流及苗裔，固其所也。』（《鶴山全集》卷四十七，《四部叢刊》景宋本）

### 恒齋記

吾觀於《易》，於上震下巽之卦而得其所以爲恒者焉。巽下震上之爲恒，何也？夫震，陽

也，剛也，雷也，動也，長男也；巽，陰也，柔也，風也，順也，長女也。是故陽上陰下，剛柔相應，恒之義也。雷震風發，交助其勢以相與，恒之象也。夫婦居室，長男位於長女之上，男尊而女卑，恒之情也。天地造化，順動而不已，恒之道也。此恒之爲卦者然也。於是因恒之爲卦而有處恒之道焉。其辭曰：『恒：亨，無咎利貞，利有攸往。』蓋恒者常久之謂，苟能常久，固可亨而無咎矣。然必恒而守其正，乃得所常久，固無往而不利。是以君子非能恒之貴，乃恒而守正之爲貴也。雖然，恒之常久，在乎變通，所謂守正，非一定之謂也，一定則不能恒矣。孟子之論孔子，蓋曰：『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。』而孟子於齊則辭其金，於宋、薛則受其饋而不辭，仕止辭受，惟義之從，而惟正之是守，初豈有一定者哉。故凡知常而不知變者，皆不足以言恒，惟隨時變易以從道，斯則恒之所爲常久者乎。濡須荆君茂之，倜儻有志節，知名當時，或勸之仕，然居常擇義，不屑爲苟就，提身飭行，儒者也。而精於鑒，時出其藝，爲人已疾，輒有驗，或有以爲報，非其義弗取也。余嘗嘉其仕止辭受之間，人有所弗及，蓋庶幾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矣。而其處之齋名之曰恒，余故推言《易》卦之所爲恒者以告之，而記諸其壁。世有知言者，必謂余之爲言本於儒先之所嘗言，理無二致故也。苟以余言爲庸談，而他求其說以語君，則非余之所能知也。

## 明善書院記

宋淳熙壬寅，文公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振荒事，至處之松陽。松岡先生葉君震者，縣人也，時隱居教授於家塾，執所業見焉。朱子與語而有契，爲講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留旬日乃去。後因即其家塾而拓充之，建禮殿講堂及門廡齋廬之屬，以爲書院，而額曰明善，用爲鄉人之所肄業。去今縣治二十五里，其地蓋縣舊治也。歲更世易，屋既盡廢，有元至元丁亥，縣人蕭子登實重建之。行中書因署子登山長，而明善書院有山長自子登始。然松陽地左僻，又書院所有田僅六十畝，租入薄甚，故凡嗣來職教事者，不久輒引去，而書院恒以廢不振。至正己亥，薛君益爲山長。君亦其縣人，遂以起廢舉墜爲己任，首捐私財，市木石，募匠傭，士之好義者，咸樂飲助之。乃卜吉庀事。缺者使之完，仆者使之植。丹堊塗墍，內外煥然，更置祭器及凡百需之物，其規制昔所未備者，至是畢備。雖因舊以爲新，而功則幾於作矣。經營締構，四閱月而訖工。爰率諸生行舍菜禮，弦誦之聲日以滋多。先是，士之隸籍者四十有五，而戶絕者衆。君訪其族能業儒者，即俾繼勿絕。士有割田爲助，則言於有司，復其役。其爲力勤而爲慮遠，所宜紀述以示後來，於是耆儒蕭墳等以文爲請。

若昔宋初郡縣未有學，天下惟四書院，厥後郡縣無大小，學既立，而書院亦比比而是。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過化之地，後人因夫教思之所被，故建立學官，使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。雖

爲制非古，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耳。何也？聖賢之爲教，亦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，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倫，因其所固有而開牖振節之，非有他術也。故凡學者，非四端之充，五典之惇，則無所爲學矣。惟朱子紹道統之重，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，外而蠻貊人面之域，孰不知所尊慕，況茲地其所嘗臨蒞，流風遺澤被於無窮。士之游斯息斯，景行之至，其必目改心化，惕焉奮厲，以肆其求端用力之功，充而致之，聖賢何遠之有！此固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焉者也。薛君字子謙，通經，善文辭，有馴行。佐其勞者，司吏劉潤德也。

### 春暉堂記

春暉堂，蔡思賢甫所以奉其母夫人者也。思賢甫之言曰：『吾早孤，藐焉陋微，無所肖侶，其幸克樹立，獲底於成者，繄太夫人之力是恃。曩歲干戈相尋，吾既越在外服，而吾母艱難險阻，實所備嘗。賴天之靈，今也母子相保聚首於此，庶幾以奉膝下之歡。凡甘旨溫清，人子之得爲者，亦既靡不致吾養。惟是區區之心，不敢謂吾足也。譬之草焉，陽春之育也，陽春之恩，豈望報於一草。設草焉有心，其圖惟春暉之報，殆有不自足者矣。春暉之名吾堂，所以志也。』王禕氏聞而歎之曰：『善乎思賢甫之能孝也。』夫人莫不有親也，凡有親者，無弗能養也，能養矣而其心有弗至焉，君子不謂孝也。君子之所謂孝者，謂其能盡乎其心，爲乎人之所不知也。是故樂其心，不違其志，所謂志養也；有愉色焉，有婉容焉，所謂色養也；樂其耳目，安其寢處，